# 《在狱咏蝉》该如何理解？创作背景是什么？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雨后彩虹 更新时间：2025-10-07

*在狱咏蝉　　骆宾王 〔唐代〕　　余禁所禁垣西，是法厅事也，有古槐数株焉。虽生意可知，同殷仲文之古树;而听讼斯在，即周召伯之甘棠，每至夕照低阴，秋蝉疏引，发声幽息，有切尝闻，岂人心异于曩时，将虫响悲于前听?嗟乎，声以动容，德以象贤。故洁其...*

　　在狱咏蝉

　　骆宾王 〔唐代〕

　　余禁所禁垣西，是法厅事也，有古槐数株焉。虽生意可知，同殷仲文之古树;而听讼斯在，即周召伯之甘棠，每至夕照低阴，秋蝉疏引，发声幽息，有切尝闻，岂人心异于曩时，将虫响悲于前听?嗟乎，声以动容，德以象贤。故洁其身也，禀君子达人之高行;蜕其皮也，有仙都羽化之灵姿。候时而来，顺阴阳之数; 应节为变，审藏用之机。有目斯开，不以道昏而昧其视;有翼自薄，不以俗厚而易其真。吟乔树之微风，韵姿天纵; 饮高秋之坠露，清畏人知。仆失路艰虞，遭时徽纆。不哀伤而自怨，未摇落而先衰。闻蟪蛄之流声，悟平反之已奏;见螳螂之抱影，怯危机之未安。感而缀诗，贻诸知己。庶情沿物应，哀弱羽之飘零; 道寄人知，悯余声之寂寞。非谓文墨，取代幽忧云尔。

　　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深。(客思深 一作：客思侵)

　　那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。(那堪 一作：不堪)

　　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

　　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?

　　译文

　　囚禁我的牢房的西墙外，是受案听讼的公堂，那里有数株古槐树。虽然能看出它们的勃勃生机，与东晋殷仲文所见到的槐树一样;但听讼公堂在此，像周代召伯巡行在棠树下断案一般。每到傍晚太阳光倾斜，秋蝉鸣唱，发出轻幽的声息，凄切悲凉超过先前所闻。难道是心情不同往昔，抑或是虫响比以前听到的更悲?唉呀，蝉声足以感动人，蝉的德行足以象征贤能。所以，它的清廉俭信，可说是禀承君子达人的崇高品德;它蜕皮之后，有羽化登上仙境的美妙身姿。等待时令而来，遵循自然规律;适应季节变化，洞察隐居和活动的时机。有眼就瞪得大大的，不因道路昏暗而不明其视;有翼能高飞却自甘澹泊，不因世俗浑浊而改变自己本质。在高树上临风吟唱，那姿态声韵真是天赐之美，饮用深秋天宇下的露水，洁身自好深怕为人所知。我的处境困忧，遭难被囚，即使不哀伤，也时时自怨，像树叶未曾凋零已经衰败。听到蝉鸣的声音，想到昭雪平反的奏章已经上报;但看到螳螂欲捕鸣蝉的影子，我又担心自身危险尚未解除。触景生情，感受很深，写成一诗，赠送给各位知己。希望我的情景能应鸣蝉征兆，同情我像微小秋蝉般的飘零境遇，说出来让大家知道，怜悯我最后悲鸣的寂寞心情。这不算为正式文章，只不过聊以解忧而已。

　　深秋季节寒蝉叫个不停，蝉声把我这囚徒的愁绪带到远方。

　　怎么能忍受这秋蝉扇动乌黑双翅，对我一头斑斑白发，不尽不止地长吟。

　　秋露浓重，蝉儿纵使展开双翼也难以高飞，寒风瑟瑟，轻易地把它的鸣唱淹没。

　　有谁能相信秋蝉是这样的清廉高洁呢?又有谁能为我这个无辜而清正的人申冤昭雪呢?

　　赏析

　　《在狱咏蝉》是唐代文学家骆宾王的代表诗作。此诗作于患难之中，作者歌咏蝉的高洁品行，以蝉比兴，以蝉寓己，寓情于物，寄托遥深，蝉人浑然一体，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“遭时徽纆”的哀怨悲伤之情，表达了辨明无辜、昭雪沉冤的愿望。

　　全诗情感充沛，取譬明切，用典自然，语意双关，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。

　　“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深。”意思是，秋天蝉声不断，引起了身陷囹圄的诗人的无限愁思。诗人触景生情，情因景生。情感从何而来，是因闻见了蝉声。该诗用起兴对起开篇，将蝉声与愁思对举，两相映照，下笔自然，工稳端庄。即是咏物，物必在先。首句咏蝉，次句写己。咏物非本意，借物抒情才是目的。西陆：指秋天。《隋书·天文志》载：“日循黄道东行，一日一夜行一度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。行东陆谓之春，行南陆谓之夏，行西陆谓之秋，行北陆谓之冬。”南冠：楚国的帽子，指代囚犯。在此指诗人自己。《左传·成公九年》载：“晋侯观于军府，见钟仪，问之曰：‘南冠而挚者谁也?’有司对曰：‘郑人所献楚囚也。’”因楚国在南方，南冠一词，便由此而生。后人借来用以指囚犯。首联两句诗衔接自然，浑然天成。写蝉时，抓住两点：时间是秋，动作是唱;写人时，抓住三点：身份是囚犯，心理活动是愁思，愁思的程度是深。

　　“不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”，承接首联，是隔句相承。第三句承接第一句继续写蝉，第四句承接第二句继续写己。不堪：承受不了。玄鬓：指蝉。古代妇女将鬓发梳为蝉翼之状，称之蝉鬓。这里以玄鬓称蝉。白头吟：乐府曲名。据《西京杂记》说，西汉时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对才女卓文君的爱情发生危机，卓文君作《白头吟》诗：“凄凄重凄凄，嫁娶不须啼。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”终使司马相如回心转意，两情重归于好。“不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”的字面意思是，蝉凄切的悲声仿佛是在一遍遍吟唱卓文君的《白头吟》“凄凄重凄凄”，这声音真难以让人忍受。深层意思是，蝉啊，你不该对着我这鬓发苍白的牢狱之人唱你凄凉的歌。你的吟唱正好刺痛了我的内伤，正好引起了我的愁思。骆宾王巧借“白头吟”用来一语双关，加深了原意。首联写听觉，由蝉及人，闻蝉声而动客思;这一联写视觉，由己及蝉，观玄鬓而自悲伤。蝉是玄鬓，我却白头;我身陷囹圄，它来往自由;它倚树高唱，我独自哀愁。它如今的玄鬓，我过去也曾拥有，别看我现在白发满头!它如今的吟唱，我过去也曾练就，别看现在用铁锁锁紧了我的歌喉!蝉啊，你就是我的从前，你就是我的化身，我何时能脱去囚服像你一样蜕皮羽化，获取自由?这两句诗沉郁深婉，感人至深，令人叹惋。

　　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”两句，诗人字字咏蝉，字字借蝉自况。“露重”、“风多”言环境险恶;“飞难进”言难以进取;“响易沉”言声音难以发出。蝉如此，我和它还会有什么两样?这两句诗至少有两层意思。表层意思是在咏蝉，深层意思是在借物抒怀。在这里，蝉即我，我即蝉。“露重”、“风多”又特指政治环境险恶;“飞难进”又特指诗人在人生仕途方面难以进取;“响易沉”更特指自己的言论难以发出。诗人结合自己的身世和处境，在选取意象方面十分精当，用露和风两种自然现象既适用于蝉，又适用于人。这里的露和风，一旦入诗，就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，而是注入了诗人的情感，由物象转化成了意象。所以，“露重”、“风多”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。同是咏蝉，处在不同环境的人所选的角度和立意皆不相同。初唐虞世南也有一首诗咏蝉:“垂緌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。非是藉秋风。”虞世南身居高位，诗的字里行间迸发出的都是春风得意，踌躇满志，难见半缕愁绪。因冤狱而被投入大牢的骆宾王岂可跟虞世南同日而语。同是写露，在虞诗中用来供蝉饮，在骆诗中则因“露重”而“飞难进”;同是写风，在虞诗中不用借，因蝉已身居高位;在骆诗中则嫌“风多”，自己的声音难以发出。所以二人同咏一物，题材相同，时节相同，则立意迥异。

　　诗人在写这首诗时，由于感情充沛，功力深至，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，还是力有余劲。第七句再接再厉，仍用比体。秋蝉高居树上，餐风饮露，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。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，不为时人所了解，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，“无人信高洁”之语，也是对坐赃的辩白。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《离骚》中所说：“世混浊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妒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。“卿须怜我我怜卿”，意谓：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，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。末句用问句的方式，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。

　　好诗，不但要有诗眼，以放“灵光”，而且有时须作“龙吟”，以发“仙声”。对照杨炯的《从军行》与杜甫《蜀相》，两诗若无“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，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这样的“龙吟”句殿后，直抒胸臆，剖献“诗心”，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。此诗亦然，尾联诗人愤情冲天，勃发“龙吟”，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：“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”，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“蝉身”，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，这颗诚心恰如其《序》所说，乃“有目斯开、不以道昏而昧其视，有翼自薄，不以俗厚而易其真。吟乔树之微风，韵姿天纵;饮高秋之坠露，清畏人知。”不以世俗更易秉性，宁饮坠露也要保持“韵姿”。正是这裂帛一问，才使《在狱咏蝉》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，超然于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。

　　创作背景

　　这首诗作于公元678年(唐高宗仪凤三年)。当年，屈居下僚十多年而刚升为侍御史的骆宾王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后，遭诬，以贪赃罪名下狱。此诗是骆宾王身陷囹圄之作 。

本文档由028GTXX.CN范文网提供，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://www.028gtxx.cn